

芭茅溪

□王 辉

“桑植有个贺文常，不怕虎豹和豺狼。三把菜刀斩盐局，带领人民打胜仗。”在贺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旧址，这首诗令人印象深刻，它就是革命烈士贺锦斋在1916年春为歌颂21位勇士刀劈盐局义举而抒写的。

为了目睹那歘向黑暗世界的菜刀，为了聆听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英雄故事，为了感悟革命先辈们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艰辛历程，我不止一次前往芭茅溪，走进那座土家四合院，虔诚地瞻仰刀劈盐局旧址。

芭茅溪在桑植县西北部，距县城六十公里。这里溪沟纵横、群峰叠嶂，不仅是澧水源头、民歌之乡，更是一块红色的土地。“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是一条大河，那么芭茅溪就是汇入这条大河的一条重要的支流；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片燎原大火，那么它最初的星星之火，其中有一粒，就是我父亲在芭茅溪点燃的。”贺龙的儿女贺捷生在散文《芭茅溪啊芭茅溪》中这样深情地写道。

芭茅溪风景秀丽，青山绿水，白云缭绕。两山夹缝的溪沟中，清清澧水从盐税局旧址门口涓涓流淌而过。一百多年前，这里是湖北、湖南乃至四川、重庆的老百姓贩卖盐巴、油桐、布匹和粮食必经的茶马古道。因此，当时的官府就在这里设立了盐税局，盘剥过往商户和老百姓的血汗钱。那时候，为了讨生活，小小骡子客贺龙经常往还此地，看到父老乡亲辛辛苦苦的血汗钱白白进了他人腰包，大家敢怒不敢言，从此在他心里就埋下了要为天下劳苦大众伸张正义的火种。

这是一座具有土家建筑风格的木质四合院，原来是乡绅向文山私人宅院，始建于清末。院落坐东朝西，由前后两进正屋、左右横屋、天井组成，平面呈“口”字形，以明间大门为中轴线左右对称，全木结构、穿斗式构架，天塔全是青石板铺就，古色古香。

馆内陈列的物件，主要表现了1916年春，贺龙执行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指示，捣毁芭茅溪盐税局，夺取武装，组织讨袁军，参与讨袁护国战争的历史。刀劈芭茅溪盐税局，是贺龙投身民主革命运动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开端，是他进行武装斗争、戎马一生的起点，也是他由一个普通农民转变为民主革命斗士，进而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和我军创始人之一的第一步。

1927年秋冬之交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秋收起义部队时说：“贺龙两把菜刀起家，现在当了军长。眼下我们有两个营的部队，还怕成不了大事吗？”经毛泽东这么一说，贺龙“两把菜刀”的传奇逐渐传遍全军、传遍全国、传遍世界。

我在展柜前仔细观看每一件展品，默默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。特别是在那两把菜刀前，我伫立良久，认真端详着，感悟着。那被岁月浸湿得有些斑驳的刀柄，刀刃依然锋利，只是刀身上已经布满了锈斑，微微幻出一道道厚重的铁红。在那个苦难深重的时代，在为民请命的革命者手里，这可不是用来切割精美食物的厨具，而是用于救国救民砸向黑暗统治的斗争武器啊！

凝视着那威武霸气的菜刀，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那惊天动地的壮烈场景。那年农历二月十四日那天，壮士们集中到洪家关花桥上，准备去芭茅溪盐局提枪。在桥自弯朱德成伙铺，大家对酒发誓，芭茅溪提枪，为的是兴兵讨袁。谁要是贪生怕死，反水叛变，天诛地灭，红袍子穿心！黄昏时刻，清点人员武器，只有三支火枪，三把马刀，十杆梭镖。因武器不够，他们顺手从朱德成厨房里摸了三把菜刀，贺龙、贺勋臣、韦敬斋各持一把，趁着月色向芭茅溪急速进发……“两把菜刀”的伟大传奇就此诞生了。

后来，当我读了《贺龙传》后，才发现贺龙利用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应该不止这一次，菜刀是三把还是两把，那也只是一个数字了。被人们津津乐道传颂的是那些惊涛骇浪的壮举，反抗压迫追求真理的精神。

早在1916年1月，贺龙与姐夫谷锡廷等几十位志同道合的乡友，赶着骡马来到石门泥沙策动兵变，恰巧小庸县革命党人罗占候起兵讨袁，派吴佩卿等来泥沙夺枪，贺龙就和他们一起商定夺枪计划。因缺乏武器，菜刀就成为首选。夺枪成功后，带领声势浩大的民军攻打慈利县城，但因组织涣散和训练不力，民军最终失败。

另一次是在1917年12月，担任湘西护法军司令的贺龙，在常德被军阀张溶川吞并队伍并扣押，父亲把他营救出来。他依然决心回家乡拉队伍，途经桃源时恰巧遇到吴佩卿的侄孙子吴玉霖投奔自己，吴玉霖腰间斜插两把锃亮的菜刀，两人一拍即合，一起杀掉赶赴慈利任职县长的卫兵，夺得两支汉阳造步枪，随后队伍发展成为100多人的援鄂护法军，队伍中有许多都是芭茅溪的汉子。

芭茅溪的山水是有血性的。面对黑暗的统治，绝大多数老百姓并没选择隐忍、沉默，他们跟随贺龙等一批革命先驱，多次拿起武器反抗压迫追求光明。哪怕手无寸铁，情急之下也要操起菜刀、梭镖等武器，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。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，唱着革命歌曲，走得如此坚定，如此从容，那么义无反顾。

现在，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芭茅溪。在红色芭茅溪的大地上，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依然被人们乐此不疲地赞颂，通过红色史料、民间故事、口头文学等不同方式来演绎着、传承着。



我来张家界等你

□刘熙钰

已不知几个世纪没了你的消息
我来到了张家界
等你

我站在树下等你
怕你错过
每片叶子上写满了我的名字

我徘徊在澧水边等你
怕你错过
每朵浪花里包裹了我的声音

我爬上天门山等你
怕你错过
我变成云和雾

我跑去金鞭溪等你
怕你错过
我变成一缕花香

我在十里画廊
我在大峡谷
我在魅力湘西剧场
我在令人心碎的玻璃走廊
……
等你
却等不到杳无音信的你

我掬一把落叶
从半空撒下
一颗滚烫滚烫的心
铺满整个湘西

树那么绿，是因为天那么蓝吧。天那么蓝，是因为太阳。时间不可能停留在某个季节，就像季节不是一个模样。可我，却喜欢金海河畔的秋。

金海河畔的秋，那么诗意，宁静。落叶，被风摇曳着，从树上飘散，没有了方向。轻微的“叭嗒”声，或卷或舒，等待它的将是寒冬的浸润，化之为腐土，或蚯蚓而食，或化作春泥。大自然的安排何其有致，有的花开了，有的花谢了。有的花，谢了还在星星点点地开。有的叶，冬天来了也不落。花有花的颜色，叶有叶的洒脱。开着就开着，落了就落着。从春秋到秋，似乎就是为了盛开的繁盛，和落下瞬间的飞逝。如果万物安排有序，季节变化有致，随序而喜，尚安。

树在水里的影子，和太阳掉进水里一样好看。野菊花开声音有些喧哗，闻声而至，瞅见几只忙蜂，来回穿梭。洗衣棒敲在河岩上，回音也大，“梆梆梆……”惊起一条大鱼，“噔”地一声，跃出水面看看，迅速不见，留下满目涟漪，淡淡漾开……

高耸的大楼，云集着迁徙的人家，却没有移走这些烟火人间的物件儿。还有习惯了烟火习俗。庸城的人，总是傍河而存，与河相依。河水的柔情，河水的宽泛，是少不得这些背篓、棒槌、衣桶、鞋刷，甚至是七八棵小菜，八九个萝卜，随意在水里荡漾几下，心里便清澈了。一个招呼，两三句寒暄，心里便微笑和宁静了，微笑如惊飞的水鸭，宁静如水中纹丝不动的钓鱼杆。

澧水河的风景一直是这样——晨钓、洗衣、漫步、跑步，听喜鹊在枝间喳喳，看鱼儿抬起水面在河里留下的涟漪，闻草中虫鸣，观天际曙光。天门山永远是仙山，不一会儿就起云了，云在升腾，和霞光相接，分不清是云还是霞，那是太阳，太阳要出来了。金海河畔最振憾的风景，便是看到曙光。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到泰山看日出了。在金海河畔，当太阳喷薄而出的瞬间定是令人振憾无比的。那一瞬间，天地只有眼前初升的太阳。没有去泰山，也

能感觉到太阳初升时的气势浩大。天空的红云，不，红霞，在际一片一片，一层一层，呈扇面铺洒，氤氲、蔓延……远处的天门于山朦胧中披上一片霞衣。那便是黎明前的曙光，天门山之所以秀拔俊美，是因为吸尽天地之精华，沐享天地之恩泽，成为庸城永恒的标志。

曙光属于清晨，金海河畔更多的时候属于水边。水边，一双眼睛，在对我看，那是一匹马，静卧河边。一条船，漂在水面，不是曾经的渡船。一只背篓，装满了菜，立在台阶，它们都在等待主人。只有水边那些石，散落在岸草间，它们是不是从老南门口河对岸的鹅卵石滩移过来的？这样的石头，是鹅卵石了。它们被流水磨走了棱角，或大或小，或圆或方，或长或扁，或多或少地散落着。石头无言，任岁月磋跎。那些曾在鹅卵石滩上高一脚浅一脚赶船的人呢？那些长长吆吆的“船——佬佬儿……等会儿哎……”喊声呢？散的散了，远的远了，靠的靠岸了，长长的码头斜坡，渐渐消失出庸城的视线，那些上船上船的南门街，那些七拐八弯的小巷，或许，都属于岁月的尘烟，渐渐飘散。也或许，已成为心底某一个角落的一处闲愁，空牵挂。

曾几何时，桥取代了船，公路取代了草滩。岁月便只留下乡愁，伴澧水悠悠，伴野菊鹅黄。金海河畔，似乎成为我寻找乡愁的地方。尤其是秋。

金海河畔的秋，唯有野菊花是最美的。野菊花的开放，远近高低各不相同。唯有那种纯黄，让人感觉这是秋天的最后一抹璀璨的颜色。不比南瓜花，南瓜花从夏开到秋，还结了秋瓜，无意收摘。野菊花盛开，大概是为了让人们记住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吧，它将是漫山遍野、没心没肺地开，多么通达的野菊花。

在野菊花的肆虐下，紫色的铁杆儿花儿便有些残缺了，但也是美的，它将在下一个秋天继续呈现它无可替代的美。因为它们都是菊，朴实灿烂。一个在早秋，一个在晚秋。俯身看菊。这便是残菊了吧。一

白族打糍粑

□钟钰伟（白族）

“腊月二十八，打糍粑又搅腊，还有小小的年猪杀”这句俗语，流传在张家界白族村寨。

打糍粑对白族人民来说赶得上杀年猪般热闹。据说汉族打糍粑的风俗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是老百姓为了纪念楚国大将伍子胥，而从事的一项农事活动。糍粑黏结成团，象征全家和睦团结。一家人围在一起打糍粑的过程，有了家庭团聚的氛围。糍粑口感香甜，喻示人们生活甜蜜幸福，这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。糍粑成大小圆形，代表人们有缘，有喜庆、吉祥的寓意，吃着圆圆的糍粑也象征全家和和气气、团团圆圆、平平安安。

雪白的糯米糍粑上，用五颜六色画上火、鸟、虫、鱼或八仙、神童，甚是好。看。糍粑是白族重大节日和嫁娶喜庆必备的礼品。每逢重大日子，白族必打糍粑，比如栽秧要打栽秧耙耙，割谷要打割谷耙耙，盖新房要有抛梁耙耙，老人过寿也必送寿辰耙耙。常言道“大寿必送羊（阳寿），送耙耙喜洋洋！”在多情的白族寨子，老人过寿，有多少岁的寿辰就送多少个耙耙。特别是拜年时节，白族人访友，最基本的礼物是送腊肉、粉丝和打糍粑。家庭富裕的，再加上烟酒等礼品。俗话说：“拜年拜年，耙耙上前。耙耙一对，荣华富贵。耙耙一双，稻谷满仓。”白族人拜年要背背篓，还讲究不能空手而归。主人先是盛情款待，客人告别时要给后辈红包，俗称“打发钱”。临走时，主人给客人的背篓里放上大糍粑，作为礼物回赠。

附近山寨的苗族打糍粑和白族不太一样，他们捶打糯米用杵，全靠臂力，这样一比白族改进的木锤更省力。苗族装糯米用木槽，有时候承受不起壮汉的击打就破了。还有他们做糍粑不用门板压，只用手压，所以苗族做的糍粑更厚实。最后还要用粽叶或芭蕉叶包起来，使耙粑多了一份树叶的清香，代表了长长清清。

糍粑好吃，也易保存。春节做的糍粑，用清水浸泡在陶缸里，只要勤换水，可以吃到端午节，这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。老百姓还发明了各种吃法，一般以火烤为主，也可以油炸、锅煎、油茶或甜酒煮、青菜拌。每一种吃法都味美醇香，细腻可口，吃了还想吃。我最喜欢吃烤熟的糍粑，烤熟后还可以包上各种菜，酸菜、咸菜、土豆丝，各种口味各种组合，一点不输外国汉堡。糍粑吃起来方便，有时候出门办事回家饥肠辘辘，来不及做饭，烤个糍粑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有时候进山劳作，中午不方便回家，就带几个耙耙在山里吃。有一次村子里人去送亲，路遇暴雨，只能找了个地方避雨。大家赶了半天路都饿急了，礼物中有一对结婚耙耙，脸盆大小，于是主家让众人烤一个吃，一个糍粑就饱了十几个人的肚子。

好的美誉需要传承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白族人依然热衷打糍粑，这项传统在我们山寨已经延续了800年。很多人们对糍粑的热爱也刻进了骨子里，特别是老一辈的人。我外公已经86岁了，在永定区药房给人看病。他对饭食兴趣不足，却对糍粑情有独钟，经常晚饭就是烤一两个糍粑充饥。他嫌弃市场的糍粑不香，托人专程从乡下买，每一天都离不开这一口。我父母也是经常烤糍粑当饭吃，吃得有滋有味，糍粑香！糍粑甜！小孩子偶尔吃糍粑也是赞不绝口，软糯香甜像吃零食一样，隔一阵子没吃到还会嚷：“爸爸，什么时候打糍粑呀？我都好久没吃了。”

“竹靛清烟庭院腾，臼石围转杵乡情。凉席满地糍粑密，糯米飘香到五更。”又近年关，老家麦地坪打糍粑的锤声飘进了我心田。昨天父亲给我打电话说，周末家里要打糍粑，我说：“这次我亲自上阵，一定要学会打糍粑。”

金海河畔的秋

□宋梅花

一朵，两朵，两三朵，三四朵，四五朵，六七朵，七八朵。秋深了，从初秋开到深秋，是还未开尽吧，所以残存，和其它草木一样裹满露水。那是最美的紫色，简朴静雅。

半山斜阳挂月影，草径残菊漾秋波。待野菊谢过，秋天就走了。在露水与朝阳中盛开的野菊，争先恐后地挤着。是盛开，或许也是告别。用最灿烂的方式，在它的深秋，在晨曦间，铺洒诗意。山间，悬崖，河畔，田埂，屋前，屋后，诗意丛丛，秋风缱绻……

野菊花是纯黄的，狗尾巴草便是枯黄的。当枯黄遇见纯黄，会成为暮秋的点晴。狗尾巴花儿永远是诗意的。由花成草的过程，是狗尾巴花儿的化茧成蝶，它衬托着秋实和亮丽。失去季节的美是永恒的，季节拥有着永恒的花草，生生不息。这或许，是一种不离不弃，一种属于季节的从容？

我想问斜阳，想去追赶夕阳，夕阳却落山了，似乎是一下子滑落的。在靠近山的那一刻，渐渐隐没，留下或红或淡的云，在天空落寞。我想搜寻水鸭，水鸭游远了，划着人字形的水纹。来不及看清，它们已收起惊飞的翅膀，两三只，四五只在聚拢。天黑了，它们要游向何处？何处是它们的家？天空变得深蓝，远山显得静谧。水面映起华灯，这样的夜幕，会不会给鱼儿一个好梦？

问斜阳，为何悄然？欲语还休？望天门，何以峻拔？秀颀如斯？或许，有斜阳满天的眷恋，才会有朝霞升起的期待。山，那么远，竟在水里。水那么长，蜿蜒如镜。这样安静的河面，小野鸭又惊觉了。它们在远处嬉水，然后又惊飞。走下临水台阶，我感受到的是远离马路的喧哗，和两旁幽长的秋草廊，还有澧水河畔迎面而来的洁净空气，以及偶尔从身旁跑过的人和狗。我是否不停地惊动了几只小野鸭的嬉水和觅食？是否惊动了河心蹦跳的鱼？它们飞远了，它们蹦进水里了，又留下无数涟漪，在水面调皮地一圈一圈漾散。斜阳远去，暮云散尽，留一片惘然给沉思的我。

啊，这水墨画样金海河畔的秋……